

理想
系列

理想的社会

付八军

——阿泰迁徙记

/国内/第一本/以故事形式/寄托社会理想/的/探索之作/
/作者/第一次/将学术思想/大众化趣味化/的/伟大尝试/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理想
系列

理想的社会

付八军

——阿泰迁徙记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的社会：阿泰迁徙记 / 付八军著. —杭州：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，2015.8
ISBN 978-7-5178-1079-7

I. ①理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3544 号

理想的社会

——阿泰迁徙记

付八军 著

责任编辑 王黎明
封面设计 王妤驰
责任印制 包建辉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3
字 数 151 千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1079-7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804970



序

原计划，这是一本无“序”之书。

之所以无“序”，是因为本书就相当于一个禁闭在高山之巅的陌生人，在那里喃喃自语。

说了一堆似懂非懂的话，说了一堆事不关己的话。

确实，对于一位无法撬动乾坤的普通百姓，有多少人会关心你的“理想社会”？

对于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凡夫俗子，又有几人会对仰望星空的“社会理想”感兴趣？

然而，在即将交付印刷之际，我却想为此书写一个序。

为什么会从无“序”到有“序”呢？

我的故乡，湖南岳阳某乡村，撰写本书时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

然而，近日，阔别五年后重回故乡，发现她的影子在此书中。

故乡的农田，五年前，稻谷飘香，现如今，荒草萋萋；

故乡的山路，五年前，“下自成蹊”，现如今，“入地无门”；

故乡的夏夜，五年前，热闹非凡，现如今，鸦默雀静；

……

人，都到哪里去了？

确实，乡村太小，盛不下他们的理想；农村太苦，载不起他们的幸福。

从而，正如书中所言，他们一步一步走出农村，力争在那神往的地方安下他们的家。

可是，多少人能够像阿泰一样，走出家园，是为了有朝一日，返回故乡，重组家园呢？

尘世中的风风雨雨，人生中的跌跌撞撞，矛盾中的真真假假，学问中的是是非非，都通过本书在我的脑海中演绎了一遍。

可是，我的父老乡亲们，他们知道在“一路向东”的征途上，有多少风雨、多少跌撞、多少真假、多少是非等着他们吗？

这，也许就是一个过程。

正因为如此，阿泰最后放弃撰写《理想的社会》，我也准备放弃撰写“家乡的变迁”。

社会是有生命的，无须你我强力接生。

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说说故事，听听故事，相信明天会更好！

借此书记录回乡感受，是为序！

付八军

2015年7月25日于凤则江畔

第一章
点燃梦想

第一节
守住家园
002

第二节
发掘秘密

019

第三节
举家迁徙

035

第二章
一路向东

第一节
敝城富翁

050

第二节
欲望都市

067

第三节
文明黑洞

083

目
录

第三章
山姆传奇

第一节

走马观花

102

第二节

标签男子

118

第三节

创造传奇

134

第四章
回归故里

第一节

十年布局

148

第二节

有功而返

163

第三节

闭关悟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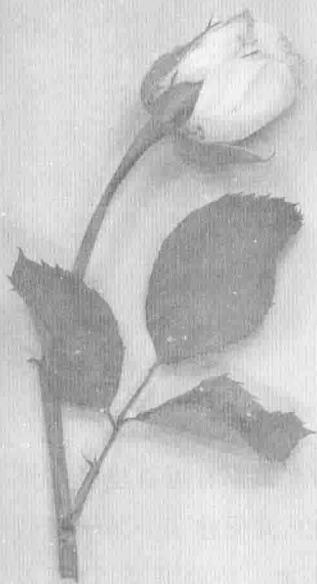
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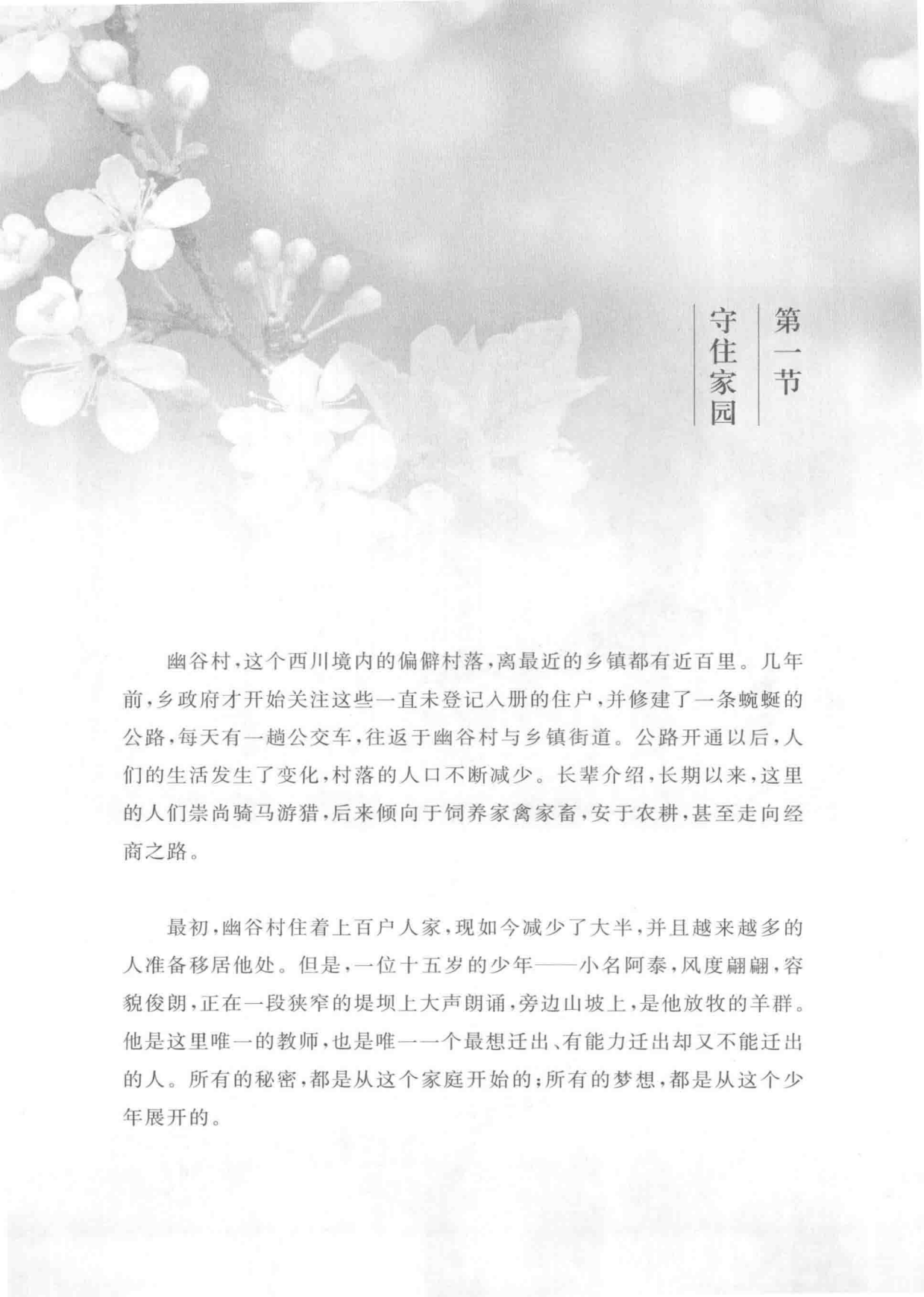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点燃梦想

碧波荡漾，群山环绕，几叶小舟，悠悠晃荡。

这个方圆6000多平方米的湖，被这起伏的山峦簇拥着，乍一看，这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湖的外围一侧，住着二十来户人家，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。

青山绿水，炊烟袅袅，鸡犬相闻，与世无争，确有一派世外桃源之景象。据传，先有这个湖的名字，后有这个村的名字。这个湖名叫幽谷湖，这个村也跟着称为幽谷村。





守住家园

第一节

幽谷村，这个西川境内的偏僻村落，离最近的乡镇都有近百里。几年前，乡政府才开始关注这些一直未登记入册的住户，并修建了一条蜿蜒的公路，每天有一趟公交车，往返于幽谷村与乡镇街道。公路开通以后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，村落的人口不断减少。长辈介绍，长期以来，这里的人们崇尚骑马游猎，后来倾向于饲养家禽家畜，安于农耕，甚至走向经商之路。

最初，幽谷村住着上百户人家，现如今减少了大半，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准备移居他处。但是，一位十五岁的少年——小名阿泰，风度翩翩，容貌俊朗，正在一段狭窄的堤坝上大声朗诵，旁边山坡上，是他放牧的羊群。他是这里唯一的教师，也是唯一一个最想迁出、有能力迁出却又不能迁出的人。所有的秘密，都是从这个家庭开始的；所有的梦想，都是从这个少年展开的。

夕阳西沉，落日余晖透过山谷洒在湖面上，就像一缕缕金光坠入水中，在幽谷湖上泛起金波。再衬上那五彩缤纷的晚霞，四面青山的倒影，水天一色，形成了一幅夺目的绝世画卷。置身其中，犹如人在画中，真乃人间仙境，美不胜收。然而，暖意消退的孟夏残阳，映在阿泰身上，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无心享受锦绣般的美景，合上书本，赶着羊群回家了。

在这个村庄，阿泰的家境算是最好的。几年前，他家通上了电，有了电视。虽然只能收到两三个台，那个小小的屏幕上还时常因信号不好而出现一条一条的白色波浪，但是，这已经让阿泰一家乃至幽谷村民感到幸福了。在暮色降临之后，他们一家人就坐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一边共进晚餐，一边观赏节目。有时，还有几位乡亲，前来串串门，看看电视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今天晚上的阿泰，突然变得心事重重，郁郁寡欢。餐桌上，他眼睛盯着正在播放的电视剧，嘴里嚼着妈妈最拿手的红烧肉，心里却在想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正在旁边用餐的父亲老李，似乎看出儿子若有所思，便轻轻问道：“阿泰，今天是爷爷的忌日，你是不是想念爷爷了？”妈妈笑出声来，夹了一大筷青菜放在老李碗里，不无深意地对他说：“你别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了。我都没有见过你的父亲，阿泰哪见过他的爷爷？又怎么会想起这是爷爷的忌日？”

阿泰知道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，也知道爷爷对爸爸特别偏爱。在爸爸那么多兄弟中，爷爷最器重的便是爸爸。爷爷去世后，爸爸在外面闯荡，也曾先后带回过几位心仪的姑娘。但是，只要来过一次幽谷村，她们就都不会再来第二次。看来，再伟大的爱情，在穷乡僻壤面前都难以开花结果。直到爸爸四十三岁那一年，才娶了现在的妈妈。那时的妈妈，三十一岁，身材高大，端庄大方，能说能写，能歌善舞，丈夫与一岁的儿子在一年前的车祸中去世，自己在县城一家文化用品店当职员。当爸爸坚持要回幽谷村生活时，妈妈也动摇过，甚至一度怀疑这个伟岸、勤劳与真诚的中年汉子中了邪，外面这么好的环境不留下来，偏偏跑到那个与世隔绝的落后山村，过着黄牛般的生活。在诚挚火热的感情面前，妈妈不顾亲友反对，无视舆论压力，最终放弃县城的一切，跟着父亲，在崇山峻岭的幽谷村生活了下来。

曾有一次，妈妈悄悄地告诉阿泰，她这种惊世骇俗的选择，既缘于感情，更因怀上了阿泰。现如今，爸爸已近花甲，妈妈的两鬓亦现华发。想到这些，他觉得愧对妈妈，同时更加纳闷，为什么父亲如此坚守这片丛林？于是，他向爸爸说出了他的疑虑：“爸爸，我们这个村的人，越来越少了，陪我一起放羊的大兵、山娃都见不到了，连大伯、二伯与叔叔他们都迁出去了，姑妈他们也不再回来看望家乡了，为何我们不去妈妈的县城生活，仍然要留在这里呢？”

灯光下，妈妈的神色凝重起来。她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用手背抹抹额头，似乎在擦拭岁月的印迹，然后抹去眼角溢出的泪痕，哽咽起来。她看

看儿子，又望着丈夫，饱含关切与请求之情地说道：“老李，与阿泰同样的问题，我已经问了十五年了。每次问你的时候，你都是欲言又止。看着你痛苦不堪的样子，我都没有勇气再提起了。但是，从你的表情中，我知道你一定有难言之隐。你以前只告诉我，这是阿泰爷爷的秘密，要等阿泰长大后才能说出来。你看，现在儿子也长大了，我也跟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放心我们？哪怕是最大的苦难，也要一起承担啦！今天，还是祭奠阿泰爷爷的日子，阿泰既然突然问起来，或许不是巧合，而是天意。老李，你就说说吧！一个人守着一个秘密几十年，很累的。说出来，一家人共担。”

老李沉默了半晌，表情极为严肃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跑到屋外，绕了一个圈。回到房间后，他关上房门，大步迈向餐桌，把座椅往儿子身边靠了又靠。喘息未定，他便开始讲起阿泰爷爷的秘密。老李的声音如此低沉，以致妈妈把座椅搬到他身边也几乎听不清。老李首先申明：“这个秘密代代相传，从第一代至今，已经一百多年了。在阿泰这里，属于第五代了。按照祖训，如果我只能传承这个秘密，不能将此变成现实，那么，就将秘密告诉一位我认为最有出息且能发扬祖业的儿子，而且，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亲生母亲都不能知晓。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妈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唯一的血脉只有阿泰，因此，我在此只能向祖宗再次说声对不起。但是，我相信，他妈会同样保守这个秘密。”说完，老李起身向着墙壁上的祖宗牌位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又徐徐地说了起来。

“在我十六岁那年，我的父亲在本村给我找了一位姑娘名叫小娇，姑娘的父亲强叔与我父亲交情甚好。可是，没过多久，小娇跟随她的妈妈离

开了这里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也不能怪她们母女，因为在父亲那个时代，这里已经不再像曾祖父尤其高祖父时代一样，男人娶媳妇要靠强硬手段抢夺，强叔可谓是父辈时代唯一一位抢妻的男人。而且，强叔的妻子已为人妻，从外地被掳回来之后不到半年，就有了小娇。小娇天生丽质，活泼可爱，又有她母亲的悉心教育，比这里任何一位姑娘都要出色。小娇走后，父亲对我格外关照，并答应为我再寻一门好亲事。那时，我似乎很懂事，对父亲说，我要成功，男人有了事业就有女人，没有事业也守不住女人。第二年，在我们四兄弟中，你爷爷就选中了我。有一天晚上，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他身边，告诉了我这个秘密。”

话音停顿的瞬间，房间静得出奇。阿泰与妈妈侧耳倾听，并不希望有一秒钟的停顿。老李打开话匣子后，倾诉的欲望就像陡坡上滚下来的雪球，想止都止不住，而且越滚越大。他继续说道：“除了以上申明外，父亲告诉我，在幽谷湖的中央，有祖宗埋藏的秘密。但是，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只不过，他的父亲一再叮嘱他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守住家园，不能离开这里半步。在有能力凭自己一人之智开挖并有信心实现祖宗遗愿之际，才可以去揭开这个秘密。当时，父亲反复品味这句话，就是爷爷的爷爷即老祖宗在临终之际最后强调的那一句——湖的中央，挖，再挖。”

阿泰与妈妈的心，都跑到幽谷湖的中央去了。他们都在思考，这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呢？若是金银财宝，这么大的一个湖，这么多人住在这里，如何藏进去的呢？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？老李的话，打断了他们的遐想。他停顿片刻，又谈到他的感情了。看来，感情与事业是分不开的。他说：

“在我知道这个秘密后，父亲帮我在村子里又物色了几位姑娘，但我都不满意。第二年，父亲就与世长辞了。父亲临终前，在一大家子面前，盯着我问，是否记得爷爷临终时的那句话。我点了点头，他便合上了眼睛。父亲去世后，兄弟姐妹多次问我，爷爷说的什么话。我不会撒谎，只能选择沉默。就这样，我在家里受到排挤，婚姻大事一直没有人帮我操劳。同时，看到深不见底的幽谷湖，在不能与众人商议的前提下，我根本没有能力揭开这个秘密。于是，我选择出走，在外地找一个姑娘，也长点见识，再回家发掘这个秘密。后来的事情，你们就都知道了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爸爸您在外面闯荡了二十多年，才认识妈妈，真不容易啊！”阿泰不无感慨地说。

“是的，孩子。爸爸没有太多文化，只能在外面做点苦力，帮别人打打杂，后来在一家武馆帮忙张罗，才算安定。我的经历告诉我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没有文化，很难谈得上实现宏伟理想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近来与你妈妈商量，要送你出去读书，只有学好本领，才能回来建设家园，弘扬祖业。仅仅靠你妈以前从县城买些书回来，利用一切空闲教教你，是不够的。幽谷湖的秘密是什么，我们暂且不用去理会，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湖，现在我们根本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挖开。祖宗规定，这个秘密只能传一个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秘密。揭开这些秘密，只能等待时机。”

不知不觉，他们聊到深夜。饭菜早就凉了，他们都被老李的故事喂饱了，再也吃不下一点东西。贤惠的妈妈只得收拾碗筷，催促丈夫与儿子去

睡觉。她自己，还在厨房忙活着。其实，这一晚，他们都没有睡好。一向睡觉呼噜打得震天响的老李，这次只有在凌晨时才发出几阵隆隆的声音。阿泰则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他在想象幽谷湖里到底埋的是什么宝贝，在思索先辈们到底有何经历与期望，在谋划自己的理想、责任与未来……

二

放眼望去，金灿灿的阳光包围了整个山林，长长的树枝感受到习习和风，在空中缓缓地跳起舞来。这里远离人烟，万籁俱寂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那些翩翩起舞者摇晃“枝”体的细微声音。鸟儿不知哪里去了，或许丛林之上的天空太高了，它们飞不过来，因而都躲在树林中了。然而，丛林深处，也不见鸟儿踪迹，它们藏到哪里去了呢？这样的大自然，不正是它们的世界吗？远远地，传来了吆喝声，这种声音会让所有的鸟儿蜷成一团，屏声敛息。

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原来正是蒙面人阿泰。他穿着奇装异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正在斥责拒不舍弃钱财的两位客商。阿泰的身旁，还有三个彪形大汉，他们横刀立马，怒目圆睁，凶神恶煞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丛林内外，真地狱与天堂之别。外面，阳光明媚，云淡风轻，风光无限，其乐融融；里面，黯淡无光，危机四伏，弱肉强食。制造这两重天的动物，唯有人类，鸟儿们要么远离，要么沉默。

两位客商途经此地遭此劫难，却也毫无惧色。他们与阿泰理论，未果之后变成哀求，当发现对方仍不肯善罢甘休时，两位客商选择了逃跑。在他们看来，丛林之大，到处都是活路，且适合奔跑，岂能被这几个山贼降伏？于是，他们奔跑起来，就像两只豹子一样，一跃数米，健步如飞。看来，这两位客商真不是等闲之辈。今天，阿泰他们算是碰上了对手。但是，任凭两位客商跑得再快，也逃不脱阿泰他们在这片山林中布下的捕捉大网。这片林子被他们布下了重重机关，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各种资源的私人领域了。两位客商还没远离阿泰一箭之地，前面的灌木丛中就站了一排蒙面人，有些从树上跳下来，有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。惊魂未定，他们掉头又跑。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，不知何故，一位客商一头扎进大网，另一位客商也被树藤绊倒在地，随后他们都被五花大绑起来。

两位客商被蒙面人押至阿泰面前后，反而显得更加镇定自若。在被再次质问他们来自何方、有何贵干等问题之际，他们既不辩解，也不哀求，就这样怒视着阿泰。阿泰倾着身子，拉住缰绳，被他们怒火腾腾的目光烧得发烫，恨不得撕下蒙面巾，大骂一通。他不想再浪费口舌，示意身边的三个彪形大汉动刑。就在这丛林中，三条皮鞭劈头盖脸向两位客商狠狠地抽去，他们顿时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分不清五官轮廓了。这时，一个蒙面小伙子飞奔过来，报告阿泰，说前面来了一批货物，请示是否要放罾笼。所谓放罾笼，是他们的一种暗号，即布置一张让外人进得来但逃不出去的巨大猎网。阿泰下令将两位客商押走，清理现场，准备放笼子。于是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，静得这个林子像没有生命一样。

没过多久，十来个人推着四辆推车东拐西弯，缓缓走来。原来，阿泰他们有一个捕捉规则：凡是载着物资的人马车队，就地剿灭，不留活口；只有那些个别的散客，才会抓住审问，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财物。当这四辆车行至密林设陷之处，四面八方射来一阵利箭，推车边顿时倒下数人。当埋伏在此的蒙面人冲出来，正准备合围之际，这四辆车已经摆成十字形，车上黑色盖布掀起，露出四门红衣大炮。四周的蒙面人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大炮已经点火发射，顷刻之间将他们炸成了肉泥。幸存的几个蒙面人，一步一个趔趄，仓皇而逃。走得远远的阿泰，听到轰轰的几声巨响，驻马静听，知道前方发生变故。作为山林之王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管，便带领身边的三个彪形大汉，策马回阵，一探究竟。当他们赶至炮轰之处时，那里已经找不到这些推车了，只看到四周的树上贴着碎肉，灌木丛上挂着衣裳，干裂的地面上浸着鲜红血迹，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想到几十名兄弟就这样没了，他不禁号啕大哭起来。这时，灌木丛中露出四个炮眼，一齐轰鸣，哭喊声淹没在炮声中，阿泰身边的三位汉子被炸得在空中飞舞，坐骑被炸得开了花。阿泰从地上爬起来，他摸摸自己的脸，庆幸自己还活着。那些推车的人追上来了，阿泰就像前面那两位客商一样，狼狈不堪，落荒而逃。

阿泰顾不上伤痛，头也不回，一路狂奔。他毕竟是丛林之王，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，左弯右转，不仅甩掉了追赶者，而且躲进了一个山洞。这个山洞，是他们平时休息与藏物之处，一般人难以找到洞口，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出口。他躺下来，思忖这些人必定是军人，训练有素，正运载这四门红衣大炮穿越这片丛林，支援前线，不幸被他们误认成一批货